

印度去來（上）

我走得提心吊膽，怕長衫變成掃把，怕雙腳踩進黃金堆裡，還有一隻隻出現在眼前向上亂抓的手，通往聖河之路，教我如何說？

「印度」，一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地方，曾經千百回呼喚、夢迴，而今我將一步步巡禮聖人的足跡，緬懷佛陀的恩澤。這是久遠以來的期望啊！我不願再延遲，「佛在世時我沉淪，佛滅度後我出生，懺悔此身多業障，不見如來金色身。」再不把握，更待何時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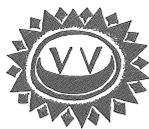
十多年的布衣生涯，心中已很安然，在朝聖的前夕，竟失眠了。身體的輾轉反覆來自於內心一種既喜又悲、懺悔卻又雀躍的感受，也慶幸自己具足善根福德因

緣，能與諸上善人一同前往聖地巡禮。不知我們登上靈山時，佛陀與諸大菩薩、大阿羅漢，是否繼續那稀有的法會來歡迎我們呢？佛陀！我馬上就來，不再遲到了。

奇妙的印度

從早上五點集合，六點到機場，八點登上飛機，過境香港、曼谷，轉機、等待，終於在午夜前，踏上佛陀的故鄉。

出了新德里機場，陣陣寒風襲來，大



家紛紛加衣戴帽，沒想到印象中炎熱的印度也會有如此寒意。好不容易等到接應的車來了，安頓好行李，已是第二天凌晨。

車子搖搖晃晃地往旅館前進，一間間低矮的房舍在黑暗中掠過，一陣陣奇異的氣味隨著深夜的寒風傳來，淚水不知不覺地湧出，這就是印度嗎？我魂牽夢縈的印度——佛陀的家鄉。如果你不曾嗅過，你不會明白那是什麼樣的氣味！

來到旅館，首先見識到的是印度人的辦事態度和效率，原先預定好的房間，已被先到的團體住滿，協調近兩個小時，好不容易騰出三間房間，大家也只好擠一擠了。躺在一床拆為兩床的彈簧墊上，薄毯難耐寒氣，印度的第一夜，淒冷無比啊！

早上參觀印度中央政府所在地，包括

總統府、國會及印度大門，此門外型模仿法國巴黎凱旋門，是英國政府為紀念第一次世界大戰陣亡將士所建。這裡的景觀相當現代化，除了街頭還有一些乞丐和弄蛇、玩猴的把戲外，和歐洲城鎮差不多。到印度國家博物館，略看文物後直驅供奉佛骨舍利地方，瞻仰禮拜旋繞，我無法描述內心的感覺，佛陀！我只想靜靜地跪在您的跟前……

下午驅車往達拉頓，明亮的陽光下，昨夜黑暗中的一切，赤裸裸地呈現眼前。每看清楚了一幕，心中就增添一份酸楚。看著那一群群坐在路旁衣衫襤褸的乞丐，一個個光著身子、鼓著可能充滿蛔蟲肚子的小孩，一頭頭肋骨可以數得出的牛，一個個蹲坐在石堆旁用榔頭敲碎石的男女，

一雙雙挖著牛糞的婦女的手，一輛輛匆匆來去的人力車……。一條分不清是灰綠或藍色的布、兩三根竿子、兩道牛糞牆，甚至是幾束稻草，就是一個屋子，一個低黑的門、一塊板子、一個土灶，就是一個家。佛經所描述的富庶和繁華的景象在那裡呢？這是否是佛陀另一種的現身說法？奇妙的印度啊！為什麼佛陀選上你呢？

印度藏傳佛教一瞥



◎一個個光著身子的小孩，一個低黑的門，兩道牛糞牆……，佛經中富庶的景象何在？（攝影：釋見日）

〔強久林佛學院〕

在達拉頓的這兩天，是個難得又難忘的經驗。

第一天，我們到強久林參加修法中心



佛像開光暨強久林佛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。止貢法王——姜貢赤列倫珠是盛會的主導者，他是止貢噶舉派的大家長，被認為是觀音的化身。止貢巴是噶舉派中帕竹噶舉分出的小支系，在西藏佛教界有一定的地位和影響力。法王挺拔的身形，面帶微笑、容光煥發的臉，以及流利的中、英、藏、印語，很難看出他確實的年紀。據說他曾被下放到四川勞改幾十年，因而學會了中文。後來他離奇失蹤，中共動用了大批人力，仍然無法追查出線索，而他卻現身印度創辦強久林佛學院，積極展開教育、弘化工作。

典禮中，司儀一一唱名，法王一張張地頒發證書，並勉勵那些經過九年佛學院的修學，再通過三年三個月又三天閉關的

學僧：「基礎的學習告一段落，要繼續努力，使自己成為傑出的堪布（住持、教師）、仁波切，承擔如來家業，推動弘化工作，復興佛教。」

台灣的信徒捐資興建的修法中心佛像開光大典，由近百位老少藏僧演奏著幾種不知名的法器，雄渾和諧的音律，排山倒海而來，如一波波的法水，盪除身心的塵垢，迴旋在內心深處，充滿著清涼、法喜、和諧。

一群人跪在法王面前，殷切地啟請法王到台灣成立分部以弘法，居士們願意發心認購修法中心。法王誠懇地回覆：「我的時間不允許，現在整理仁欽切扎仁波切的著作，正輸入電腦，準備出版CD、光碟。另外還要上課、開示、建築……學

僧們才剛畢業，還不能派出去，只學得一些基礎本派的東西，還要送他們去其他教派學習，譬如達賴喇嘛那裡。他們要學的還很多，要談這事情我看時間還早。」在眾人殷勤地懇請下，法王允諾先籌備修法中心，視因緣作不定期弘法。

〔薩迦寺與薩迦派〕

薩迦派的寺院一眼便能認出，除了它特殊的色彩外，建築似乎也有一定的格局。「薩迦」在藏語中譯為「灰白的土地」，是根據當地土質的顏色而取的地名，後來地名成為寺名和教派名。薩迦寺院在灰白的牆上，塗上紅、白、藍三色，旗幡也用這三色，而牆壁上的彩繪圖案，亦顯得鮮豔華麗，可能因為如此，一般俗稱薩

迦派為「花教」。薩迦派經「薩迦五祖」的努力，且得到朝廷的支持，曾於十三世紀掌握西藏政教大權。薩迦法王的繼承是採娶妻生子的辦法，十四世紀後，由於分支大都絕嗣，就由彭錯、卓瑪兩房的長子輪流擔任。

望見坐在高座上，留長髮、戴耳環的法王，心裡覺得怪怪的。告訴自己：「執相而求，呎尺千里，我是為法而來的。」平穩虔誠地領受灌頂、開示，恭敬地呈上哈達、供養，法王慈悲地一個個加持，分賜金剛帶與甘露丸，我拿到的甘露丸有兩種，一種是紅色的藥丸，另一種是大小不等、形狀不一的黑褐色顆粒。「甘露」，原見於印度神話，是一種不死的靈藥。據說藏僧採集百千種藥材，由喇嘛修持特定的



法門，再經過法王特殊加持及繁複的炮製過程方能完成。這樣難得的藥丸，難怪會成為藏傳佛教弘法時的珍品。

薩迦派中也有出家的系統，祿頂堪仁波切持戒精嚴，掌管薩迦派的戒律，由於語言的隔閡（仁波切用藏文），只做了簡短的開示，便一一加持結緣的鈴杵、甘露丸。仁波切說：「鈴杵是西藏佛教最重要的法器，鈴杵各有二十八、二十三尊佛菩薩，有鈴杵就等於擁有壇城，好好用功。」這是此行所收到特別的禮物。

〔以睡覺為法門的「睡佛爺」〕

「睡佛爺」名叫明林催青，聽說因為受傷，而以「睡覺」為修行法門，二、三十年不離床座，所以人稱「睡佛爺」。可見只

要會用心，任何法門都可成就。我想：「不知他如何處理吃、喝、拉、洗？也不知他的腿能不能走？這樣的修行，除了需要功力，可能更需要福報吧？」

一群人擠在睡佛爺的床前，佛爺坐在床上，笑臉相迎。佛爺慈悲耐心地為我們灌蓮花生大士頂，此法是佛爺前世所取得的伏藏，平時不輕易展示。將近二小時，大夥兒擠坐在床邊，儘管你碰我、我壓你，然而在那清涼、和諧的氣氛下，沒有人生起厭煩、不耐，個個法喜充滿。帶領我們參禮的喇嘛，也滿心歡喜領受難得的法，讚歎這殊勝的法會！

向佛爺告假時，佛爺頗用力地在我頭頂敲三下，全身一震，像被電擊，愣了一下，抬頭所見，仍是佛爺和熙的笑顏。

通往聖河之路

從新德里往瓦拉那西，我們開始巡禮佛陀八大勝地。然而那天的功課是「培養耐心」，也許是佛陀「為令眾生，心堅住故」而先來個小測驗吧？行程表上安排十點半前往機場搭機往瓦拉那西，導遊詢問機場的結果是：飛機要到一點才起飛。當一行人吃完午餐匆匆趕到機場，飛機卻一延再延，導遊一臉無奈地向我們解釋：「這裡是印度，延到幾點都沒關係，只要不取消就好。」虧得佛陀加被，在將近六點時，我們終於等到飛機，結束了漫長的等待。

為了看恆河日出，大夥兒特地起個大早，往恆河走去。這裡真是個奇妙的地方，比台北西門鬧區更擁擠，汽車、牛

車、馬車、人力車、自行車，與有錢的少爺、乞丐、小販及各式各樣的朝聖者，由四面八方湧來。撲鼻而來的是一陣陣異味，觸目所及的是一堆堆的垃圾與散在各角落的「黃金」。從古代到現代的交通工具，從古裝到新潮的打扮，令人目不暇給。同時更無交通規則可循，你也可以和當地人一樣自由亂走。看起來混亂、擁擠，實際上又很悠哉遊哉的樣子。我走得有些提心吊膽，怕身上的長衫變成掃把，怕雙腳踩進「黃金堆」裡，怕跟丟了隊伍……而一隻隻出現在眼前向上亂抓的手，又一直鏗而不捨地跟隨著，心情實在輕鬆不起來。通往聖河之路，教我如何說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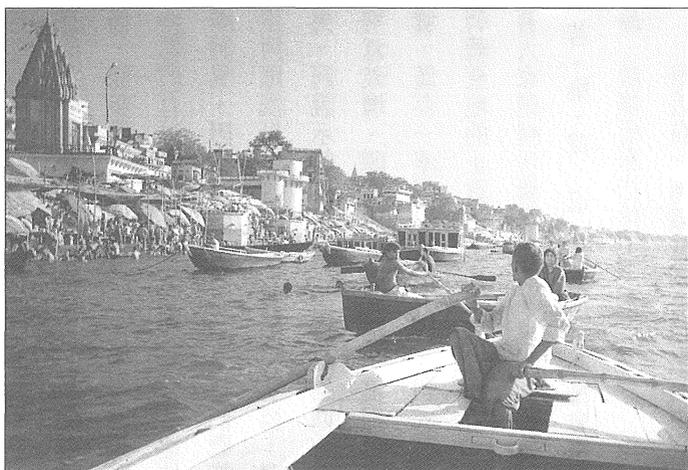
我們登上小船時，晨曦已現，河面也在白茫茫中托出一片寧靜。河岸的孩子



們，用樹葉編成浮燈，中心有個小燈蕊，一個要賣十盧比，據說是供養河神的，在放燈時許願，願必成就。兩個孩子跟我們上了船，領隊為我們一人買了一盞。

恆河是印度教徒的聖河，他們相信在恆河沐浴就能往生天國。清晨的寒風中，已有成群的印度教徒在沐浴，男的都光著上身，下身圍著沙麗，一次次地潛入水中又浮起來，也有不少婦女，身罩沙麗在河中沐浴。觀光客的木船在河面上一條條駛過，他們完全視若無睹，即使拿照相機拍照，他們也不在乎。河邊架有大布傘，傘下坐著印度教的宗教師，指導教徒沐浴、祈禱，包括動作和所用的 mantra。恆河水有些混濁，河面上飄著樹葉、果皮、紙屑、人畜的糞便，尤其是河岸邊更為污

濁，但那些在河邊沐浴的印度教徒，卻習以為常，不以為意。我想這不是他們的愚



◎在晨曦乍現的河岸上，遊客們登上小船去看恆河日出。（攝影：釋見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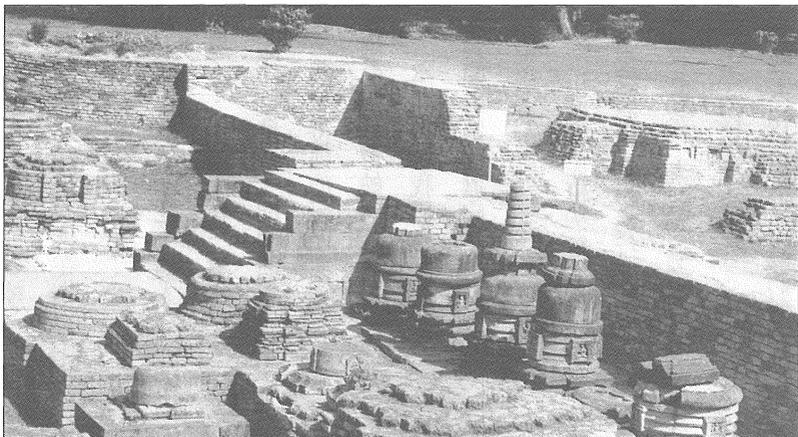
痴，而是因為信心——對自己的信仰毫不懷疑，勇往直前。

漸漸地，對岸透出紅光，太陽冉冉上昇，當整個太陽露出河面，河面呈現一片金光燦爛的景色，真是變幻無窮。《華嚴經》〈如來性起品〉說：「譬如日出閻浮提，先照一切須彌山等諸大山王，次照黑山，次照高原，然後照大地。」那麼，佛陀在世之時，生在印度的諸上善人，是「高山」；而我們生在佛陀涅槃之後，又在遙遠的東方，應該是「平原」的眾生了。看到恆河日出，好像也沾到一些「日出先照」的喜氣！

鹿野苑初轉法輪

鹿野苑，是佛陀初轉法輪的聖地，現在的名字是 Samath。佛陀在菩提伽耶悟道後，徒步跋涉到鹿野苑，找到曾經跟隨服侍他的五位行者——憍陳如、跋提、婆坡、摩訶男、阿說示開示四聖諦，他們聽後即證阿羅漢果，憍陳如、跋提、婆坡、摩訶男、阿說示等五比丘。由於經過回教徒的刻意破壞、印度教徒的蹂躪，這裡已成廢墟，僅存一座圓形平頂大塔。和我們一起朝禮聖地的止貢法王和臨果仁波切，帶領著大家繞轉法輪塔三匝，思維著佛陀所說「苦、集、滅、道」的真理，心情愈來愈平靜，激懷漸漸沈穩了下來。

附近有一圈鐵柱圍著斷毀的阿育王石柱，據說摸著它發願，有願必成。我想：「不是神奇的石柱讓我們滿願，而是因『願』



◎鹿野苑是佛陀初轉法輪的聖地，經異教徒的破壞，現在只殘留一片廢墟。
(攝影：陳滿玉)

能如石柱般強固，『行』能夠像石柱般的堅實，若能堅持自己追求佛道的願行，有願必當成就。」阿育王石柱如是告訴我。

佛陀是在那一個地點初轉法輪，目前已難以確知，法王在一牆基處停步說：「仁波切在定中，見到佛陀在此處為五比丘說法。」我們虔誠頂禮三拜，彷彿也置身佛陀初轉法輪的慧光中。

接著我們參觀鹿野苑博物館，該館成立於一九一〇年，以收藏鹿野苑出土的古文物為主。入門正中央處，置放著阿育王石柱頭，左方是個由紅色沙岩雕成的菩薩像，還有三根石柱，另一邊則陳列佛陀立像和坐像。沒有一尊佛像是完整的，或斷頭、斷手、缺腳，或缺鼻、缺耳……瞻仰的每個人神情皆不相同：有人淚眼汪汪感

動非常；有人則每見一尊便恭敬地禮拜；有人在細細欣賞雕刻者的功夫；也有人面容冷靜深沈，陷入沉思……。法王在一尊佛像前佇足良久，從側面望去，我覺得他的容顏與這尊佛像有種奇妙的相應。

巡禮後，我們在苑內的錫蘭寺修法迴向，我們六位出家眾被安排在法

王、仁波切座位的前右側，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整個儀式的進行，和法王、仁波切的表情、動作，而我也老實不客氣地再三端詳，不忍暫捨。心想：「第一次與這樣的『特殊人物』接近，他們所展現的身行，對



◎鹿野苑博物館中的佛像沒有一尊是完整的，或斷手斷腳，或缺耳缺鼻。（攝影：陳滿玉）

我而言，何嘗不是一次朝聖之旅？」

下午搭車前往菩提伽耶，將近八小時車程，中途司機、導遊一再應大眾要求，尋找合適的地點，以便解決生命中無法替代的「小事」。印度其實有著世界第一豪華



生活

香光莊藏【第五十一期】民國八十六年九月 ▼ 一四五

【書訊】

《青松萌芽》第三期出版

香光尼眾佛學院院刊《青松萌芽》第三期已於九月出刊。

香光尼眾佛學院自八十五年度擴大招生，並出版院刊《青松萌芽》，目前已出版三期。本期專欄有：歷史的智慧——漫談《史記》、僧伽制度專題、民間信仰巡禮、經典故事等，歡迎助印、索閱，一同關心僧青年的成長。來函請附十元回郵，寄至嘉義縣竹崎鄉內埔村溪州四十九之一號，香光尼眾佛學院收。

壯麗的廁所，不但寬敞廣闊，一望無際，而且有綠草、黃花、碧樹為伴，還有美麗的日出晚霞可供欣賞，對我們這群受過現代文明洗禮的人而言，剛開始或許會不習慣，但用過幾次後，便能自在解放了。

車子顛顛簸簸地爬行，我從豔陽高照

坐到日落西山，坐得腰背酸痛、腳兒抽筋，好不容易捱到了旅館，幾乎無法行走。很難想像佛陀於菩提伽耶成正覺後，就為了度五個人，從菩提伽耶步行到鹿野苑，他的悲心與毅力，我們那能及於萬一？（下期待續）